

## 《上博五·姑成家父》「廢厥契闊」考

季旭昇

（山東）聊城大學

### 摘要

《上博五·姑成家父》簡7有一句話「伐氏遁适」，學者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本文以為第一字可以讀為廢，第二字應釋為卒，第三及第四字是個聯綿詞，可以讀為契闊（有勞苦的意思），也可以讀為恬愉。從上下文來看，這句話是樂書勸姑成家父為人做事不要太認真，應該拋掉那些勞苦的態度，不要太嚴正強悍；另一個意義是樂書勸姑成家父要拋棄恬愉不求發達的態度，隱含的意思就是勸姑成家父和樂書一起造反，謀求更大的富貴。

**關鍵詞：**契闊、恬愉、樂書、苦成家父

## A research on “Fei Jue Qi Kuo” in *Gu Cheng Jia Fu* in *Shangbo V*

Ji Xu-sheng

(Shandong) Liaocheng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re is a sentence “伐氏遣迨” in bamboo slips 7 of *Gu Cheng Jia Fu* in *Shangbo V*. Scholars have many different opinions. This paper thinks that the first word can be read as “廢 abolish”, the second word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罕 the”, while the third and fourth word is a disyllabic word, which can be read as “qikuo” (meaning hard work) or as “tianyu” (meaning happiness). From the context, this sentence is Luan Shu's advice that Gu Cheng Jia Fu should not be too serious about his work, and should give up his hard-working attitude. Another opinion is that Luan Shu advised Gu Cheng Jia Fu to abandon the attitude of being happy and not seeking development. The implied meaning is to persuade Gu Cheng Jia Fu to rebel together and seek greater wealth with Luan Shu.

**Key words:** “qikuo”(契闊, meaning hard work), “tianyu”(恬愉, meaning happiness), “Luan Shu”(樂書), “Gu Cheng Jia Fu”(苦成家父)

《上博五·姑成家父》簡 6-7 有一段話：

鑒（樂）箸（書）欲乍（作）難（難），害參（三）埤（卻），胃（謂）姑（苦）成象（家）父曰：「為（于）此殫（世）也從事，可（何）以女（如）是丌（其）疾與（歟）才（哉）！於言又（有）之：『顓頊以至於含（今）才（哉）！』亡（無）道正也，伐畢遁适。虐（吾）子愬（圖）之。」姑（苦）成象（家）父曰：「虐（吾）敢欲顓頊以事殫（世）才（哉）？吾植（直）立經（徑）行，遠慮愬（圖）後，唯不堂（當）殫（世），句（苟）我（義）毋售（久），立死可（何）戕（傷）才（哉）！」

「伐畢遁适」四字，原整理者隸定作「伐戍遁适」，以為「待考」<sup>1</sup>。陳偉先生隸為「伐氏遁适」，讀為「廢是恬适」，以為「适」似有閉塞、清靜一類意思，與「恬」相關。兩句話連起來，大概是說不要提正直，那樣會不得安寧。」<sup>2</sup>周鳳五先生讀為「伐多狃達」，意思是自誇戰功，貪圖富貴顯達。<sup>3</sup>孟蓬生先以為「樂書勸姑成家父做事不要太較真兒，諷勸其執法不必過於嚴苛，因為晉國的局面發展到現在，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可以矯正的。以這種宏觀把握為依據，我們認為『伐戍遁适』可以讀為『法度褻忽』。這是一個沒有標記的被動句，指法度為世人所輕慢」<sup>4</sup>何義軍先生《上博竹書字詞釋讀補正》以為「伐戍遁适」似可讀為「伐度褻姦」或「伐度達姦」，是敗壞法度、親近姦邪之人的意思。<sup>5</sup>

這四個字眾說紛紜，似尚未有定論。我們最近在整理《上博五讀本》，對這四個字有點新的想法，希望能與學界商榷。

首先，為了讓字形的討論更清楚，我們把照片及摹字列在下面：



<sup>1</sup>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頁246。

<sup>2</sup> 陳偉：〈《姑成家父》通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39](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39)，發表日期：2006年2月26日。

<sup>3</sup> 周鳳五：〈上博五《姑成家父》重編新釋〉，《台大中文學報》第25期，2006年12月，頁14。

<sup>4</sup> 孟蓬生：〈《姑成家父》「伐戍遁适」試釋〉，應是孟先生參加「出土文獻與上古漢語研究」學術研討會（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2015年11月21-22日）所發表〈《姑成家父》「适」字試釋〉一文的修訂稿，蒙孟先生惠賜。

<sup>5</sup> 何義軍：《上博竹書字詞釋讀補正》（重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張顯成教授指導，2020年5月23日），頁81。

第一字學者都同意是「伐」。第二字前引陳偉先生文以為不是「戾」，改隸為「氏」。讀書會中駱珍伊同學以為應該是「𡗗」字，《清華壹·耆夜》8「𡗗」字作「𡗗」可證。其說可從。第三字右上从「舌」聲；第四字右上从「舌」聲，與「話」字的聲符同，相關的字形解說，前引學者都說得很清楚了。

各家對這四個字的解釋，大方向都是指樂書勸告姑成家父不要如何如何，但是，由於第二字未能正確出，所以影響了全句的釋讀。在「𡗗」字正確釋出後，第一個字陳偉先生讀「廢」應該是非常合適的，「廢」是「拋棄、廢棄」的意思，如：《論語·衛靈公》「君子不以人廢言」。「𡗗」後世用「厥」，代詞，起指示作用，如《孟子·滕文公上》：「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廢厥」即「拋棄（你）那個……」。剩下要處理的就是「遁适」二字了。

從〈姑成家父〉全文玩味，樂書欲作難，忌憚姑成家父。樂書要游說姑成家父，不外動之以情、誘之以利等方式。動之以情，即勸姑成家父「顛頤以至於含今哉」，睜一眼、閉一眼，做事不要太認真，執法不要太嚴苛。誘之以利，即勸姑成家父不要有君臣之節，跟樂書一起發難，可以有更大的富貴。「廢厥遁适」應該包涵或帶有這些意思。前引諸家說，陳偉先生所說「閉塞、清靜一類意思」、孟蓬生先生所說「做事不要太較真兒，執法不必過於嚴苛」，都應該探觸到樂書的內心世界了。

「遁适」要能包含這些意思，應該是個聯綿詞，聯綿詞不但語音、詞形輾轉多變，其意涵也變化多方。我們以為符合以上要求的，大約有「契闊」<sup>6</sup>、「恬愉」二詞。

「遁（從舌音為食列切，神紐月部；讀銛則為息廉切，心紐談部，或他玷切，透紐談部）」「契（苦計切，溪紐月部）」二字，聲紐溪與心有一定的關係，如「堪」屬溪紐，而同从「甚」聲的「𪔐」則屬心紐；又如「𪔐」从「歲」聲，也是牙音見紐與齒音心紐諧聲的例子；「總」从「惠」聲，「惠」為匣紐，而「總」又音「相銳切」，為心紐字，是喉音與心紐亦有關係，而喉音與溪紐常可通假。韻如果用第一讀（食列切，神紐月部），二字就同為月部；如果從第二讀（息廉切，心紐談部）則為月談旁對轉<sup>7</sup>（就聯綿詞來說，這樣的聲韻關係應該是可以接受的）。

「适（从昏聲為古活切，見紐月部）」「闊（苦栝切，溪紐月部）」二字則聲近韻同。「遁适」「契闊」應可視為有同源關係的聯綿詞。

<sup>6</sup> 讀為「契闊」，是讀書會中駱珍伊同學提出的。

<sup>7</sup> 參陳新雄：《古音學發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2月），頁1087。

「契闊」一詞，先秦只見於《毛詩·邶風·擊鼓》：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毛傳：「契闊，勤苦也。說，數也。」鄭箋：「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陸德明《音義》：「契本亦作挈，同，苦結反。闊，苦活反。《韓詩》云：『約束也。』」

北宋以前學者大抵都接受毛傳的解釋。〔南宋〕范處義《詩補傳》開始釋「契」為「合」、釋「闊」為「離」<sup>8</sup>，則以「契闊」為反義複詞；稍晚的孫奕《履齋示兒編》也說：「契舊音挈，非。當作契合之契。說如字。契，合也；闊，離也。」<sup>9</sup>朱熹《詩集傳》釋為「遠隔」；〔明〕郝敬《毛詩原解》釋為「分別」，朱郝二家有「闊」無「契」，理解為偏義複詞。〔清〕胡承珙《毛詩後箋》用《小雅·大東》「契契寤歎」毛傳「契契，憂苦也」來證明「契闊」可以釋為「勞苦」；近人錢鍾書《管錐篇》以為胡承珙說「考核欠周」，主張「契闊」均為「分離」之義；程俊英《詩經注析》則以「契闊」為偏義複詞，偏用「契」義，指「合」。<sup>10</sup>

以上諸說，今人採用「離合」說者較多，大約以詩文有「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說為男女誓約較為撓人心曲。其中是非，不易說明白，容另文探討。但檢視文獻，漢魏六朝「契闊」用為「勞苦」義的極為常見。如：

《後漢書·文苑傳上·傅毅》：「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闊夙夜，庶不懈忒。」李賢注：「契闊謂辛苦也。」

〔東漢〕應劭《風俗通·愆禮·薛祖恭》：「妻者既齊於己，澄灑酒以養姑舅，契闊中饋，經理蠶織，垂統傳重，其為恩篤勤至矣。」

〔晉〕宗炳《明佛論》：「契闊人理，崎嶇六情，何獲於我，而求累於神？」

〔南朝梁〕沈約等《宋書·顏師伯傳》：「爰始入討，預參義謀，契闊大難，宜蒙殊報。」

由此看來，毛傳釋「契闊」為「勞苦」，應該是有來歷、有根據的。當然，也有人會說，漢魏六朝以「契闊」為「勞苦」，是受了毛傳的影響，不能倒果為因，以漢魏六朝的用法去證成毛傳。

我們贊成毛傳釋「契闊」為「勞苦」，應該是有來歷、有根據的，另一個重

<sup>8</sup> 〔南宋〕范處義：《詩補傳》（摛藻堂四庫全書要本），卷三，葉十二。一一五四年進士。

<sup>9</sup> 〔南宋〕孫奕：《履齋示兒編》（摛藻堂四庫全書要本），卷三，葉四。一一八九年左右在世。

<sup>10</sup> 以上諸說參《詩經集校集注集評》（北京：現代出版社，2015年12月），頁708-711。

要的原因是：我們同意「契闊」是個聯綿詞，文獻中的「契闊」還有很豐富的義項，歸納《漢語大詞典》與《國語辭典（修訂本）》，「契闊」還有以下五種義項：

一、情投意合、契合。《文選·曹操·短歌行》：「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既共談讌，當屬情意投合。《宋書·卷七十五·王僧達傳》：「故太保華容文昭公弘，契闊歷朝，綢繆眷遇。」《文選·卷六十·王僧達祭顏光祿文》：「流連酒德，嘯歌琴緒，游顧移年，契闊燕處。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

二、久別。《後漢書·獨行傳·范冉》：「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敘分隔。』」〔宋〕梅堯臣《淮南遇楚才上人》詩：「契闊十五年，尚調臥巖庵。」

三、懷念。《歷代名畫記》卷六引〔南朝宋〕宗炳《畫山水序》：「余眷戀廬衡，契闊荆巫，不知老之將至。」

四、相交；相約。《梁書·蕭琛傳》：「上答曰：『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

五、廣闊；遼闊。〔唐〕杜甫《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詩：「青冥猶契闊，陵厲不飛翻。」

另外，《小雅·大東》「契契寤歎」毛傳「契契，憂苦也」，則「契契」應該也可以看成「契闊」的異形詞。

以上五個義項加上毛傳，可以看得出是由兩組相對反的義項構成：

分離、久別、遼闊	契闊 離合	相交
勞苦		情投意合、懷念

這兩組兩組相對反義項的中心詞就是「契闊」。由「契闊」可以向「契」發展，也可以向「闊」發展，我們可以體會「契闊」的中心義是類似「解開束縛」、「結束分離」等，其情況類似「逍遙」，「逍遙」的中心義是「解散固持」，向著好的方向發展，就是快樂「逍遙」（莊子〈逍遙遊〉）；向著不好的方向發展，就是喪志「消搖」（《禮記·檀弓上》「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

由於「逍遙」有豐富的異形<sup>11</sup>，所以學界都同意它是個聯綿詞。「契闊」未見異形，所以能見到的聯綿詞典都不收為聯綿詞。如果駱說可以成立，那麼「遁适」、「契闊」，加上韓詩的「挈闊」、《小雅·大東》的「契契」、「恬愉」（詳

<sup>11</sup> 參高文達：《新編聯綿詞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頁450-451。

說見下)，已足以做為一組聯綿詞了。<sup>12</sup>

依此義，〈姑成家父〉的「廢厥遁适」可以讀為「廢厥契闊」，意思是：「拋棄你那些勞苦（道正迅強之類）的作為，（跟我一起作難，圖謀富貴吧）」。前引孟說近於此一觀點。

再談樂書誘之以利的部分，「廢厥遁适」可以讀為「廢厥恬愉」。前引陳說近於此一觀點。「遁」从「𠂔（舌）」聲，从「𠂔（舌）」聲的字最早見鄂君啟舟節「上灘（漢），就𠂔」，此字解者多家，晚近釋形較合理的有石小力釋「陰」<sup>13</sup>、李家浩讀「鄼」<sup>14</sup>。又，《郭店·老子丙》7「鑄鑣為上」，鑄字作𠂔，右从𠂔（上加厂（石）聲，各家多以為从「呼旱切」的「厂」，非），與本篇此字所从𠂔同。《郭店楚墓竹簡·老子丙》隸作「𠂔鑣為上」，注11云：

𠂔，簡文右上部是「舌」，下部是「肉」。「𠂔鑣」疑作「恬淡」。帛書甲本作「𠂔襲」，整理者云：「𠂔、恬古音同；襲、淡古音相近」。裘按：第一字上部似非「舌」，第二字从「鼻」，恐亦不能讀為「淡」。此二字待考。<sup>15</sup>

史傑鵬先生舉出典籍中「庸」通「閭」、「同」通「談」、「抗」通「鏐」等例子，認為「𠂔鑣」讀為「恬淡」沒有問題。<sup>16</sup>劉釗先生讀為「恬愉」。<sup>17</sup>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中心重新整理的《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集成·4》注云：

「𠂔龐」，原文釋作「𠂔襲」，此從張松如改釋（見《老子說解》，齊魯書社，一九九八年，一八二、一八四頁）。原注：「通行本作『恬淡為上』。𠂔、淡

<sup>12</sup> 這樣解釋，可能有學者會不同意「契闊」是聯綿詞。其實，聯綿詞的情況及其演變是非常複雜的，它往往受到詞形的影響，而變得與合義複詞難以區別。毛傳釋「窈窕」為「幽閑」，自是標準的聯綿詞；李斯〈諫逐客書〉「佳冶窈窕」，竟成完全相反的「妖冶」之義；安大簡《詩經》作「要翟」，難免有引人向「楚王好細腰」去聯想的功能。揚雄《方言·第二》「美狀為窕，美心為窈」，已經分明是合義詞了。如果從「遁适」來看，比較像聯綿詞，如果寫成「契闊」，就很容易被認為是合義詞，再寫成「恬愉」（見下文），那就分明是合義詞了。其實都是一家眷屬。

<sup>13</sup> 石小力：〈利用楚簡考釋東周金文地名二篇〉，《古文字研究》第31輯（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10月）。

<sup>14</sup> 李家浩：〈關於鄂君啟節銘文的幾個問題〉，《文史》2018年第4輯。至於前此諸家的考釋文章，可參見石小力、李家浩文章均有介紹。

<sup>15</sup>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頁122。

<sup>16</sup> 史傑鵬：《〈儀禮〉今古文差異釋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9年第3期。

<sup>17</sup> 劉釗：〈讀郭店楚簡釋字筭記（一、二、三）〉，見《出土簡帛文字叢考》（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4年3月），頁37。其後在《郭店楚簡校釋》、《書馨集》中都放棄了此說，改从「𠂔功」之說。其實從《老子》思想體系來看，「恬淡」及「恬愉」之說還是有一定的道理。再進一步說，這個詞可能也是個聯綿詞，所以詞形與詞義本來就很複雜。

古音同，襲、慥古音相近。」(15〔五九〕)今按：「銛」下一字明顯从「广」，故改釋為「龐」。「銛龐」，乙本作「銛隴」，原注：「隴，甲本作襲，此從心，蓋即『讐』之異體，與慥音義略同。銛隴讀為恬淡。」(99〔三四〕)今按：既知甲本「銛」下一字是「龐」，「隴」自是从「心」「龍」聲之字，原注之說不可信。郭店簡此二字作「銛𠩺」，「𠩺」从「糸」「𠩺」聲，「𠩺」與「𠩺」本為一字，「龍」、「収／共」皆聲。北大本此二字作「恬𠩺」，「恬」、「銛」可通，「𠩺」从「婁」聲，與「龍」侯東對轉。裘錫圭認為郭簡的「銛𠩺」應讀為「銛功」，意為「堅利」(《文集》：簡牘帛書卷301-302頁)，可參考。帛乙的「隴」如為「恭」之異文(「𠩺／𠩺」與「功」古通)，也可讀為「功」。帛甲的「龐」和北大本的「𠩺」，似可視為音近誤字。今本的「慥」恐怕是個臆改之字。<sup>18</sup>

不管各家對「鐫鐫為上」及其對應的後世《老子》板本同位置的句子有多大的不同理解，基本上都同意這字對應的是「恬」或與「恬」聲相近的字。〈姑成家父〉的「遁」字不應例外，也可以讀為「恬」或與「恬」聲相近的字。如果它確實是一個聯綿詞，聯綿詞的詞形變化多端，音讀也有各式各樣的變異，那麼此字讀為「恬」與讀為「契」並不衝突，都是這一個聯綿詞合理的音變。

第四字「适」，从辵、舌(昏)聲；舌从乇聲。趙平安先生有專文討論，可以參看。<sup>19</sup>於本簡此處似可讀為「愉」。「乇(陟格切，知紐鐸部)」、「愉(羊朱切，以紐侯部)」，上古聲同屬舌頭，韻則為鐸侯旁對轉(參陳新雄《古音學發微》頁1081)。「恬愉」見《管子·心術》「君子恬愉無為」、《文子》「恬愉虛靜」、《淮南子·原道》「虛無恬愉」，都是「安靜無為」的意思。「伐罕遁适」讀為「廢厥恬愉」，意思是：「丟掉那些恬愉(不思進取，沒有野心去圖謀更多的富貴)的想法」。卻犇「行政迅強」、「直立經行」，表面上很難說他「恬愉虛靜」，樂書這麼說，只是嫌卻犇「野心不夠」、「不思進取」，不想「反」厲公、不想爭取更大權力的隱晦說法罷了。這和樂書前面勸姑成家父「顛頤」並不衝突，「顛頤」是要他睜一眼閉一眼，不要擋人財路。晉國從晉景父恢復卿族公行、餘子、公族等官

<sup>18</sup>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中心：《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集成·4》(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10月)，頁54，注130。

<sup>19</sup> 趙平安：〈續釋甲骨文中的「乇」、「舌」、「恬」——兼釋舌(舌)的結構、流變以及其他古文字資料人从舌諸字〉，原載《華學》第四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6月)；又收入趙平安：《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12月)，頁37-41。



職與權力之後，卿族日漸坐大。到了晉厲公，這種衝突終於爆發，欒書弑厲公，史傳有詳細記載，此不贅述。欒書這段話，正好反映晉國這種卿大夫日漸坐大，威脅厲公的實際情況。而本篇勸姑成家父的用語，渾淪圓轉，欲露不露，的確是政治語言最高明的表現。

## 參考文獻

- 〔南宋〕范處義：《詩補傳》，摛藻堂四庫全書要本。
- 〔南宋〕孫奕：《履齋示兒編》，摛藻堂四庫全書要本。
- 石小力：〈利用楚簡考釋東周金文地名二篇〉，《古文字研究》第31輯，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10月。
- 史傑鵬：〈《儀禮》今古文差異釋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9年第3期。
- 李家浩：〈關於鄂君啟節銘文的幾個問題〉，《文史》2018年第4輯。
- 何義軍：《上博竹書字詞釋讀補正》，重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20年5月23日。
- 周鳳五：〈上博五〈姑成家父〉重編新釋〉，《台大中文學報》第25期，2006年12月。
- 孟蓬生：〈《姑成家父》「伐屮遁迻」試釋〉，「出土文獻與上古漢語研究」學術研討會發表，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2015年11月21-22日。
-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頁122。
-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
- 高文達：《新編聯編詞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
- 陳偉：〈《苦成家父》通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39](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39)，發表日期：2006年2月26日。
- 陳新雄：《古音學發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2月。
-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中心：《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集成·4》，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10月。
- 趙平安：〈續釋甲骨文中的「乇」、「舌」、「𠂔」——兼釋舌（舌）的結構、流變以及其他古文字資料人从舌諸字〉，原載《華學》第四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6月；又收入氏著：《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12月。

魯洪生主編：《詩經集校集注集評》，北京：現代出版社，2015年12月。